

◎ 邹士方 著

# 北大访师记



山东画报出版社

◎ 邹士方 著

# 北大访师记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访师记 / 邹士方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474-2070-6

I. ①北… II. ①邹… III. ①北京大学—教授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73033号

责任编辑 王宝磊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mailto: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金坐标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毫米×230毫米

6.625印张 83幅图 70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 自序

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毕业后在报社、杂志社供职，同时兼任北京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副校长。这期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与当时的学者大师、文坛泰斗、艺苑名流建立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北大的名师和校友名人频繁接触，成为忘年交。

现将访问北大的名师和校友名人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做一个概括的疏理，得四十九位先生的影像和说明文字，编辑成书，即《北大访师记》。

我以为我是赶上了个特殊的好时代，80 年代的特殊背景使我不仅能在北大课堂上学习求知，而且能在课下求教于北大大师们的门下，还能以北大校友的名义拜访我久已心仪的北大校友名人。这种访问如一盏盏明灯，给我的人生规划带来新的天地，对我的人生给予无穷的启示。可惜现在的年轻学子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对于北大的名师和校友名人的这种访问，我开始是有意的，有时还带着任务（写作访问记，发表于报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熟稔，我与他们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访问就成为无意的生活习惯。我可以随便登堂入室，与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他们对我完全敞开心扉，倾诉衷肠。我关心着他们的饮食起居，他们关注着我的工作和家庭，时时给我一些建议和帮助。我沐浴在他们的春风中。

由此有了私密的记录，文字和图片的。每一幅照片都成为仅有

的“这一个”，镌刻着他们的音容美貌，辉映在历史的天空中。

在我的接触中，我比局外人更多的是感受了他们的朴素和平凡，他们像我的祖父、父兄和祖母、长姐，我就是他们的子孙和兄弟。但他们学问的博大精深和人生境界的崇高伟大却是有目共睹的。

平凡与伟大似乎相距甚远，一个默默贴在地下，一个高高悬在天上。

于是有位作家这样说：“伟大原来是个不计局部的宏观把握。于是，伟大是个无情的东西，由平凡一点一滴积累而成，却要忘却湮灭平凡的一切。所以，一般人与伟大总有些格格不入，是可以理解的事。”

但伟大是生于平凡的。蔑视平凡的伟大不是伟大，拒绝平凡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

英语“marshal”原意为马夫，今指元帅；“minister”原指仆人，今指部长、大臣。“元帅”出于“马夫”，“部长、大臣”生于“仆人”，颇值得人深思。

我们倾其一生也许与伟大无缘，永远与平凡为伍，但真正的伟大对我们是一种号召，是一个鼓舞，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高尚的境界。

正如已故作家汪曾祺所言，泰山既不能进入我们内部，我也不可能成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

高山仰止，也许是一种大超然。

邹士方

2012年2月6日元宵节

# 目 录

自序 / 1

- 铮铮铁骨：倔强梁漱溟 / 1  
神完气足：三松堂内冯友兰 / 6  
丰采雍容：王力读书乐 / 12  
谦恭劲健：作为倾听者的周培源 / 16  
温馨如昨：阳光中的朱光潜 / 20  
安详“佛头宗”：冬日里的宗白华 / 25  
贝叶传经：冯定手捧《平凡的真理》 / 29  
孤寂而落寞：俞平伯晚年写真 / 35  
情投意合：冰心的老伴吴文藻 / 37  
高蹈而深邃：贺麟在宾馆 / 42  
虚怀若谷：钱钟书的随意照 / 46  
布衣本色：季羡林的两个瞬间 / 51  
老而弥坚：侯仁之的工作照 / 55  
严谨质朴：任继愈的生活照 / 58  
面团团如富家翁：启功的真实照 / 62  
实事求是：邓广铭治史 / 67  
真力丰沛：周汝昌居家照 / 71  
奇人奇美：飘逸文怀沙 / 75

中西合璧自翩翩：绅士罗大冈 / 79
学者和诗人：艺术氛围中的常任侠 / 83
乐观睿智：百岁数学家徐献瑜 / 86
主角形象：李赋宁与外宾交谈 / 90
不苟言笑：吴小如做主持人 / 93
伉俪情深：访李泽厚夫妇 / 96
另类“伟人”像：茅盾在病中 / 100
淡泊宁静：冰心在寓中 / 104
黑白神韵：病中的沈从文 / 109
高昂着的头颅：胡风肖像 / 112
乐观谦和：冯至坐拥书城 / 117
超凡脱俗：吴组缃的特色照 / 120
天真、淘气和幽默：萧乾的笑 / 124
惬意悠然：曹靖华和猫 / 129
拘谨内敛：卞之琳的逆光像 / 132
老与小，相映成趣：杨晦的生活照 / 138
个性跃然：李霁野的坐姿照 / 141
温文尔雅：翻译家闻家驷 / 145
坚定而执着：章廷谦的病榻照 / 149
传奇人物：“潜伏者”赵荣声 / 152
将军本色是诗人：儒将李瑛 / 159
无画处皆有画：刘海粟说艺术 / 163

工作即生活：刘开渠在家中雕塑	/ 167
娴淑端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	/ 170
困顿和傲气：真我欧阳中石	/ 174
蔼然似春：与萧劳合影	/ 179
大家闺秀：张充和与姐姐元和、允和	/ 182
“弥勒佛”造像：笑口常开费孝通	/ 191
传神写照：王昆仑在会上	/ 194
淡定背后的不平：风云罗章龙	/ 198
实活中：中庸张申府	/ 201

【铮铮铁骨】

## 倔强梁漱溟

1982年1月，我到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结识了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他的不苟言笑，他的做事认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组织全国政协直属委员学习组每周学习一次，梁漱溟是这个组的成员之一。有一次学习他没有到，特意让人送来亲写的请假条。用钢笔竖写，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其实他让人打个电话也就行了。当时我将请假条留下，心想如果保存下来也算一种特殊的文物，而那时我的同事们对这类便条都是看过即弃。可惜梁老的请假条在1991年冬天与我本人的一些笔记、文稿一起荡然无存了。

一次在全国政协礼堂，梁老同我谈美学大师宗白华，说他们相识，我说宗先生是我的老师。由此我与梁老的关系又进了一步。梁老为我写过条幅“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也题过词。条幅没有了，题词还在，那是1986年他九十三岁时写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梁老在家里为我书写条幅“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时，我连续拍了四张照片，捕捉了梁老研墨、书写、思考、钤章的各个瞬间。

梁老是一位重感情、很有人情味的人。1986年8月21日他将自己的著作《人心与人生》题款签名赠我，1988年1月又题款签名赠他的《忆往谈旧录》。更使我感动的是他为我的著作《宗白华评传》题词：“宗白华评传，充实之谓美，邹士方著。一九八八年一月，梁漱溟。”那天我告辞向外走时，他细心地提醒我：“你的衣服还



梁漱溟在寓中。（摄于 1980 年代）



梁漱溟为笔者书写条幅。（摄于1980年代）



梁漱溟在全国“健康老人”评选祝贺大会上。照片左起：梁漱溟、  
吴觉农、徐寅生、郑洞国。（摄于 1985 年 11 月 29 日）

没穿好。”好让我感动。

1985年梁老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

1985年11月29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健康老人”评选祝贺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周培源，全国政协常委梁漱溟、吴觉农、郑洞国等，都被评为“健康老人”。他们胸戴大红花，手捧“老寿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书法大师启功和萧劳分别书写了“寿比南山”和“神州寿域”的贺辞。一百零二岁的“健康老人”、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吴图南和他的九十二岁老伴在会上即席讲话，博得大家一片掌声。

席间，国家体委负责人徐寅生向三位老寿星祝贺，笔者当场拍下了这一动人情景。照片左起：梁漱溟、吴觉农、徐寅生、郑洞国。

这是梁老难得的充满笑意的照片，实为罕见。

吴觉农为著名的“茶叶大王”、茶叶专家，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农学会名誉理事长，历任农业部副部长、中国茶叶公司经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郑洞国，黄埔一期毕业，著名抗日将领，是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我为梁老在他家中还拍过一些照片，有黑白，也有彩色的。彩色的一张是侧面，他左手放在藤椅扶手上，表情深邃。背景是书柜和墙上悬挂的《百寿图》。另一张黑白的，时间在1986年。他临窗而坐，背后是层层垂拂的吊兰。九十三岁高龄的梁老双眉紧索，表情严肃，其倔强性格和“犹自带铜声”的风骨由此可见。空谷幽兰，君子之风的主旨得到充分表达。

梁老那些可惊可叹的往事，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神完气足】

## 三松堂内冯友兰

我第一次拜望冯友兰先生是同北大77级同班同学一起去的，那是由我们的小组长杨利川同学安排的。我与杨利川住同一宿舍，关系很好。我知道哲学大师冯友兰是我们哲学系的教授，但我们1978年入学时，他已不上讲堂，无缘相见，觉得遗憾。1980年春天，有一天我同杨利川谈起这个遗憾，杨十分热情地说，他可以帮我安排见见冯先生。我喜出望外。5月的一天下午，在杨利川的安排下，我们小组一共八个同学到燕南园拜望了冯友兰先生。

走进小院，就见到几棵碗口粗的松树。后来知道因为这松树，冯先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三松堂。院子不大，安静而整洁。一座联体小屋现于眼前，屋多窗。

杨利川敲了屋门，冯友兰先生的女儿、作家宗璞出来开门。她戴着一副眼镜，十分儒雅。说不上热情，但礼貌周到。她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弦上的梦》我早已读过，因此对她有一些亲切感。

她把我们让进客厅。客厅是地板地，家具古色古香，多宝格里摆放着一些年代久远的瓷器工艺品，还挂着一只精致的小葫芦。几个沙发平添了现代气氛。

不一会儿，宗璞陪着父亲从别的房间来到客厅。冯友兰先生笑容满面，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他身穿一套合体的布



爽朗大笑的冯友兰（摄于 1980 年）

【神完气足】  
三松堂内冯友兰



冯友兰在北大燕南园三松堂。（摄于1986年）



冯友兰在寓中。（摄于 1980 年代末）

『神完气足』

三松堂内冯友兰